

王西彦选集

第 二 卷

中 短 篇 小 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王西彦选集

第 二 卷

中、短篇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王西彦选集·第二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21.5 插页7 字数445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书号：10374·62 (精装) 定价：4.25元



作者一九四六年秋在福州



陰 霾

百子炮

經

在熱鬧擁擠的人叢中間穿行了很久，幾條狹窄不平的碎石街道都已跑遍，又來回往返了幾次，叫叫嚷嚷的，直到滿身騰汗，喉嚨嘶啞了，媽媽才提議回家去。這時候，有着身孕的媽媽業已感到疲倦了，但爸爸的興奮還沒有過去，戀戀不捨地離開大街，回家的路上，又在一家鋪子裏買了一大瓶狀元紅，在另一家鋪子裏買了一大包百子炮。玩得還沒有盡興，丁小田自然不願意這樣早就回家去，街上正熱鬧着，希望爸媽能允許他再逗留一回；不過媽媽說，還是回家去吧，反正爸爸買得有鞭炮，可以回家去放，時間業已不早，街上也實在太擁擠了。

時序雖已到了初秋，在這羣峯圍障的小山城裏，依然殘留着暑夏的潺熱。離開瀾漫着爆竹的火藥氣味的熱鬧大街，走到原是十分寂靜的街梢，這時到處出現着紛紛奔跑的人們，大家嘴裏

都嚷嚷着，好像驟忽來臨的大喜悅，使他們失掉了理性和矜持。走在最前面的爸爸，也還在叫嚷着：

「勝利啦！勝利啦！終究勝利啦！」

「是的，勝利啦！」媽媽也隨聲附和。

在孩子的記憶裏，爹媽從來沒有像今天晚上這樣興奮過。自從他懂事以來，爸爸就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動輒就高聲罵，彷彿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心滿意足；而媽媽也總是憂鬱不愉快，喜愛流淚嘆息。家庭裏的空氣，一直陰沉不爽。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爸爸簡直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在大街上手舞腳踏，亂唱亂叫了一通，這時還不住的嚷嚷着；媽媽也一樣，完全變成一個健康的人了，即使有些喘累，脚步可很輕捷，似乎內心被喜悅塞滿，禁壓不住的要洩露出來。

回到家裏，把房門開開，把電燈扭亮，爸爸立刻跳到廚房裏去，拿杯子喝酒，和媽媽慶祝勝利，依然大聲嚷嚷不已。丁小田從爸爸手裏搶過百子炮，便開始招呼同伴，到院子裏去燃放。住在同屋對面房裏的隣家，原是一個某機關裏的職員，丁小田叫他范伯伯的，三四個月前被裁掉了工作，一直失業在家，時常對丁小田的爸爸發牢騷，罵這咒那，拍椅捶桌，脾氣似乎也很壞，使人不敢親近。不過他家裏小伙伴可不少，一共四個，最大的一個和丁小田年紀不相上下，名叫范健，是丁小田的好朋友。這時范伯伯不在家，丁小田就招呼了范健和他幾個小弟妹，大家一起放鞭炮，把燃上了火的百子炮，一串串往黑暗的半空拋去。在丁小田，這真是

目次

黄昏·····	1
期待·····	19
牧人·····	42
隔膜·····	60
雨天·····	79
母性·····	104
牺牲者·····	119
乡下朋友·····	145
困顿·····	188
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	207
两乞丐·····	229
当爸爸买雨伞回来的时候·····	238
乐土·····	253
春天·····	275
两钱黄金·····	296

刀俎上.....	308
阴霾.....	331
人的世界.....	350
假希腊人.....	393
病人.....	409
父亲.....	436
清醒的醉汉.....	445
虎溪行.....	461
幸福之岛.....	482
破了壳的蜗牛.....	512
一个小人物的愤怒.....	535
静水里的鱼.....	568
蜜月旅行.....	590

附 录

鱼儿只能在水里游泳	651
把真相告诉人民	661
我的追求	672

黄 昏

每天，当黄昏将近的时候，没落的太阳，从村后土山上一带矮矮的林梢撒下最后的光辉，天边开始抹过一片淡淡的紫蓝色，福田媳妇就习惯地坐在门槛上，望着从村子西首蜿蜒而来的“火车路”，心想应该是自己期待的那东西来到的时刻了，她喃喃自语道：

“怎么还不见来呢？”

她所期待的，就是叫做“火车”的那东西。虽然每天在门前按照一定的时间来往奔驰，但在她眼睛里，它始终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来到这个外路地方以前，从拖着一根稀疏的黄辫子做童养媳起，她就住在一处辽远的山脚边，在那为群山所包围的小天地里，过着凄凉寂寞的生活。做一个农民的妻子，在数不尽的日子里，她生男育女，操持一份简单的家务，从来没有跨出过那个狭窄的小天地。可是，在短促的两年间，命运的力量有多么大呵，它把她播弄得怎样了！如今对着门前那由铁条和木条架制成功的来去无踪的“火车

路”，她越益觉得眼前这个世界的不可解了，正如对自己两年来梦幻似的遭遇一样。

福田爹守恒公公，是一个对“火车路”怀有很深的憎恨的人。他时常用那种老年人所特有的噜嗦，反反复复地咒诅它。不止一次地，他给这个来路不明的媳妇，诉说着“火车路”给他带来的灾祸。几年以前，红旗子插到自己的田里来了，甚至插到门前来了，他曾经和儿子福田坐到自己相依为命的田地里去，死死活活地挣扎过三天；但“王法”终究是不可拗的，还是让一群不讲理的“北佬儿”用巨大的铁锹掘的掘、埋的埋掉了。原来说是田有田价、地有地价的，但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向保长去探问究竟，反而给保长抢白了一通，说爹儿俩违抗命令，没有抓去坐“班房”就算幸运了。于是，马上铺来了铁条，爬来了那可怕的黑色的怪物。这样一来，不要说田地受了糟蹋，就连自己几十年来开设在村外十里亭里的杂货摊子，由于官路上来往客商的减少，生意也就一落千丈，不得不怀着凄苦的心情，把一些瓶瓶罐罐搬回家来。而且，自从这艰苦的两三年来，省城给日本人“坐”去之后，这条可咒诅的“火车路”简直变成谣诼的泉源，三天两天给这个原是平静的村子里的居民，带来惊忧不安。在这老人的心目中，它简直成为自己终身幸福的破坏者和劫掠者了。

“刘伯温的《推背图》总是灵验的呵，”他往往无限愤慨地抖颤着声音叹息道，“‘皇帝头上出蓬草，遍地蛇龙走马’，你看这种乡下地方也通来了这些东西！‘天劫难逃，黄巢杀人三百万’，日本人还不就是黄巢转的世？‘过不得年，

种不得田’，要不是这天年，我守恒老何至于要福田……”

“公公！”作媳妇的惶惑地望着老人那张阴暗的脸。

老人警觉似地抬起头来，吃吃地说：“呃呃……我讲的是那条路，那条‘火车路’……”

不过，媳妇是深切地了解老人的心的。自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是一个不祥物，在这个新环境里是全无地位的。两年了，时间并不能洗刷掉自己的回忆。几乎是每一晚，她做着过去的梦，她梦见自己依然生活在那个小小的山村里，跟随着那个可怜的男人上山下田。不只一次，她从梦中惊醒过来，听到身边孩子的哭声，总是错喊着“银子”的名字。一想到银子，就觉得自己对现在这孩子也失掉了做母亲的爱了，她忘不了银子和他那可怜的爸爸。

这情形，使守恒公公很不满，他抖震震地敲着旱烟管，骂道：

“你这个死心女人，你就一世忘不了先前那男人吗？”

“公公，”她照例哭泣了起来，她的朴质的心使她无法隐瞒自己的痛苦，“我在他家里吃十八年饭，我是周岁过门去的，银子爸是个忠厚人，你叫我怎样忘得了呢！”

现在，她怔怔地望着那条“火车路”，她又想到贩豆腐干的二麻子的话了。二麻子说，“这条“火车路”通遍天下，不论远近，只消一阵风就走到。她相信着这话，所以每当那个巨大的怪物拖着一长列尾巴从“火车路”上飞一般地爬过来，一眨眼就又飞一般地爬过去的时候，她总是希望从那里面会突然地跳出银子和银子爸来。自然，那无情的怪物从来就不曾满足过她。

“难道他忘记了，银子忘记娘了吗？”

按照简单的逻辑，她断定自己的设想是不可能的，银子和银子爸决不会忘掉自己，正象自己不能忘掉他们一样。总有一天，他们会到自己面前来，大家一起回到那山村里去过那辛劳却是平静的生活。在她心里，现在这一个男人，这一份家，总是一种偶然的遭遇，并不永远属于自己。眼前这平坦的田野，这低矮的土山，这不可理解的“火车路”，甚至这一道荆树篱笆，全和过去不同，全不是自己生活里面的东西。自己的家，是在群山的包围之中，那里的天和地都和这里不同。如果在自己那地方，这会儿逐渐发黑的山，正该蒙着一层白白的烟霭了哩。

“他也该回来啦！”她又喃喃着，但连自己也分不清楚她所期待的究竟是谁。在山村里，夜来得特别迅速，太阳刚刚落出山外，天就蓦地黑将下来，不比在这里还有一大段寂寞的黄昏时分。山色的变换，可以计算时间。只要日落后的山腰上围起一层烟霭的白裙，他，银子爸，就从田野间回来了。她总是坐在门槛上守望着那男子，老远就可以从许多蒙蒙胧胧的人影里辨认出他来。这坐门槛的习惯，是在山村里从小养成的，再也改不掉。守恒公公不满意她坐门槛的习惯，他说这是“败相”，他看见她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抖震震地端一条凳子到她面前，勉强抑制着愤怒，对她说道：

“我守恒佬穷是穷，凳子总还是有的呀，总还没有到要你坐门槛的时候呀。”

于是，这固执的老人又无休止地唠叨起来了。

她怔怔地望着他，听凭他把一切祸害都归嫁到自己身

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是从小坐门槛长大的，她不能改掉从山村里带来的习惯，正如她不能改掉一口浓重的山里的土音，不能忘掉那群山包围中的家一样。

想到坐门槛的事情，她的心就更深地沉入记忆里去了。随同男人到山脚边去干了田里活，或是从纺车上和灶门下站起，一有闲空，她就坐在门槛上，抱着孩子，望着在一天之内几次地变换着颜色的山，望着山边梯形的狭窄的田，望着群山包围中的狭窄的天，她的思想也就被限制在山圈子里面，她很少想到山外的事情。山把她生活的范围划定了，也划定了她思想的范围。有时银子爸难得进城一次，回来给她带来几尺花洋布，一个小木梳，或是一双孩子的小洋袜，夸张地向她诉说些城里的见闻；她漠然地听着，觉得那和自己的生活距离很远，也从来不起“去城里看一看”的念头，她把自己的兴趣安放在从城里买回来的花洋布、小木梳和小洋袜上面。和大多数山里的居民一样，她守着一份凄凉的、然而却是满足的生活，发生在山外的事情，和她全不相干。

但灾难的来临总是出人意外的，她遭遇到一场怎样的变乱！在一个不测的深夜里，日本人一阵风似地闯进这山村里面来了。灾难来得太突然，一下子，它把整个山村投入从未有过的骚乱中，把她的一家都从山里赶将出来，而且使她和男人孩子失散了。直到现在，她还是无法清理那时的记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失掉那小小的家、那可怜的男人和可爱的孩子的，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跟随着同命运的人，流落到这异乡来，结果又怎样开始有着另一份小小的家和另一个农民的男人。这一切经过，都和做梦一样。

“树树归根，我是山里人，总要回到山里去！”她凄苦地想。失掉了的总是好的，她眷恋着那个美丽的过去。她不止一次地这样对自己说了。她也有这样的决心。可是，怎样才能回去？现在自己离开那小小山村有多少远了？这样一想，一颗充满着渴念和希望的心，就立刻沉落下去了。

“难道我竟……”

正在这时，她猛地听到远处震破黄昏的寂寞的汽笛声，马上看见在“火车路”的那一端，在一个小小的树丛上面，冒出一阵浓黑的烟。

福田媳妇站起身来，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一边门框。她的情绪又一度紧张起来。那庞大的怪物，昂然地在“火车路”上飞奔过去，和以往一样匆忙，一样不可一世。一阵辘辘辘辘的轰响，一眨眼，就只在空中剩下一抹逐渐散淡的黑烟。她几乎想赶将过去，向它大声叫喊，爬上它每一个窗口去仔细寻找。不过，那怪物照例是不等人的，比她的思想更快，它一下子就过去了，她所渴望的银子和银子爸却依然没有跳下来。

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全身的力量都蓦地松懈了，好象那怪物摄走了灵魂，她不胜疲惫地依偎着门框，望着空中那一抹给暮霭吞溶了的浓烟，仿佛在一刻以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她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周围。在这一刻，世界变得格外沉静。村屋是散落的，右边几间同样的茅屋，升起几缕淡淡的炊烟，在空中凝住了似的，久久不散。黄昏慢慢地加浓了，

远处的田野开始朦胧难辨。她突然想到这时候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她回过身子，但立刻又木然地站住了，轻声责备自己道：

“你看你有多么糊涂呀！”

她想到的，是一只应该按时牵回屋去的羊。似乎羊也是怕黑暗的，每天黄昏降临的时候，她就可以听到屋后哞哞的鸣叫声，它在催促女主人把自己关回屋里去。它是福田媳妇的心爱物，往往使她在沉思时走入自己过去那份美丽的生活。可是，就在今天早上，守恒公公在痛惜的咒诅里把它牵到城里赶市去了，他把它牵到市上去交换珍贵的食盐。

于是，她又用期待的心望着那沉入黄昏的暗影里的“火车路”，那原来就是一条进城的官路。她似乎不肯相信羊就会这样失掉。直到天几乎完全黑将下来时，才发现沿“火车路”蠕动着一个神态苍老的人影，人影后面，和去时一样，依然跟随着一只蹒跚的羊，同时，她也已经听到隐约的羊的鸣叫声了。

分不清是喜悦还是凄怆，她马上站起身迎将上去，心里想：

“谢天谢地，还是牵回来啦！”

守恒公公到家后，首先把羊交给媳妇，一边自在门槛旁边一条矮凳上坐下，一边气喘喘地回答着媳妇的问话：

“一天三次……真是树老生根，人老生筋……三次警报，市还没有聚齐，就散啦，还好没有来飞艇……我这羊，城门口也有几个人问过价……不成，真是树老生根……”

好象重新获得一件失物，福田媳妇匆匆把羊关到隔壁的

牛栏里去，摸黑给了它水料，又看看牛栏边板床上睡着的孩子，随后出来给老人倒茶。

“公公还没有用饭？锅子里正焖着几个毛芋，怕不会给烤焦啦。”

“不用……吃也吃不下……福田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回答，媳妇在灶上忙碌着。

“这个人！初七动的身，今天初十啦，还不见他回来……上一回，才两天半工夫，就回来啦。……一天三次，真是，警报这样多！”

老人独自嘀咕着。当作媳妇的把一碗腾着热气的毛芋端到他面前时，他挥挥手表示拒绝。在黄昏的薄暗中，她偷眼看见他衰老的脸孔完全给忧虑所歪曲了，也似乎变得紧缩得多。这时候，这个倔强的老人真正地感到迟暮的悲哀了。虽然多半天没有进餐，倒也并不感到饥饿，相反地，他觉得自己的胸口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滞隔着似地难受。

“公公，少吃几个吧，不是多半天……”

“总是你喜欢多嘴！我说不吃就是不吃！”他愤愤地截断了媳妇的劝说，几乎要发作起来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对她总是过分地严厉的，他简直看不顺她。尤其是今天，连她那种带着无论如何也改不掉的山里人浓重的土音也是可憎的了。

她默默地退回灶边，自己并不把毛芋吃掉，重新把它们连碗焖在热锅里。她做得很小心，提防碗和锅子磕碰出声音来。

夜完全黑将下来，门外的一切景物，都成为迷离不可捉

摸的东西，大地开始沉睡了。隔壁的羊，起初是吆吆地拌动着嘴，随后却哞哞地鸣叫起来。这分明是一种饥饿的鸣叫。女主人走过去准备把它牵到门外路边去吃草，板床上的孩子也被惊醒了，和羊的鸣叫互相比赛似地啼哭着。福田媳妇首先把孩子抱起，用奶头塞住他的小嘴，然后一手拉着羊，把它放到门前的路边去。

“赶快吃！”她爱抚地吩咐羊道。

自己就抱着孩子，坐在路旁边草地上，陪伴着羊。

仲春的夜，黄昏后依然有着依稀的微光。路的那一边，开始响起错落的蛙鼓。在薄暗的微光里，羊贪馋地吃着草，吆吆地拌动着嘴。深灰色混沌不清的天壁上，似乎立刻就要爆出星朵来。整个村子，静静地蛰伏在黄昏的抚摸下，连犬吠声也没有听见。

当她抱着孩子、拉着羊回屋里时，守恒公公已经坐在灶边狭窄的板床上。他正抽着旱烟，一朵小小的灯火，在黑暗中闪亮着，发出滋滋的声音。

关了羊，又抱着孩子出来，她对老人嗫嚅地说了一句含糊的话。她说的是关于缺乏食盐的事。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听见，红红的烟火晃动了一下，作公公的没有答应。立刻，她又后悔起来了。这不分明是多余的话吗？不是徒然使老人更感到自己暮境的凄凉吗？于是，她大声改口道：

“公公，锅子里的毛芋还是热的呢。”

同时，她把门关好，加了门，转过隔壁，惘然地坐在板床上。旁边牛栏里的羊，很有力地拌动着嘴，偶尔低低地鸣叫了几声。屋子里充满黑暗。凄凉的夜，好象是从墙缝和茅

草缝里流泻进来的，也渗入了她空寂酸楚的心。

让孩子衔着自己的奶头，福田媳妇在床上躺下。外面蛙鼓打得更加响亮了，好象整个夜的世界都在震动着。她轻轻地抚摸着身边的孩子，睁开眼睛，仿佛想在黑暗中找寻什么。但究竟找寻什么？可连自己也不能回答。她只简单地觉得，自从离开了那山村，自己的心就一直没有安贴过，如同守恒公公所责骂的，灵魂出了体了。整个世界，在她眼里都不过是一个恍惚的存在，是一个可怕的恶梦。

她始终怀着一颗惴惴的期待的心。有时却连自己也不明白期待的究竟是什么。隔壁的老人，叹息了一回后安静下去了，牛栏里的羊也不再拌嘴。她听着外面单调的蛙声，她觉得山村里的蛙鼓也比这里的更响亮，也更悦耳。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山里去呢？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银子和银子爸呢？……”

伴随着突然而来的刀割似的痛苦的回忆，她深深地感到迷惘了。孩子已经入睡，发出非常细小的鼾声。她轻轻地把自己的奶头从孩子的嘴里抽出，又轻轻地拍着他，轻轻地哼着。她有着一个母亲所特有的温柔。她是一个女人，她知道怎样爱抚孩子，体贴男人，忍受一切意料的和不测的灾难。不是吗？在山村里的时候，从非人的童养媳的地位到成为妻子和母亲，她已经走过一条艰辛忍受的路了，而现在，突然的灾难又给她安排着一条新的忍受的路了。她生命的全部，似乎就是为了尝受继续不断的苦难。

“银子……”

由于身边的孩子，她脑子里又一次地闪过银子的面影。